

容齋三筆



會通館印正容齋隨筆序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博而不  
約者有矣未有不博而能至於約也容齋  
隨筆書之博者也提綱挈領博而能約者  
也書成於宋學士洪景盧學者歆羨而未  
得其真者久矣太醫院醫士吳郡盛用美  
得之於京師士夫欲版其行邑宰邢君陽  
民用而未行適僉憲雷公水利江南  
巡行吾錫遂致禮會通館以達君志嗚呼

燧生當

文明之運而活字銅版樂天之成苟以是心  
至應之惟謹况士夫以稽古爲事君以愛  
民爲心而公禮意兼至者乎雖然學者徒  
務其博而不能反說以至於約則是書爲  
糟粕豈公之所望於人者哉

弘治八年中秋錫山華燧序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  
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  
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  
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  
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願  
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懽宴銜杯引滿  
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  
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

盡於此也。案是時逸少春秋財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駑蹇之視天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閑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捉筆据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竒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

因攄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  
以詔兒姪冀爲四筆它日嘉話慶元二年六  
月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第一卷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武成之書

管晏之言

漢志之誤

上元張燈

宰相參政負數

張士貴宋璟

邳彤鄴商

象載瑜

共工氏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七夕用六日

朱崖遷客

韓歐文語

第二卷 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劉項成敗

絳侯萊公

平天冠

國家府庫

占術致禍

無名殺臣下

介推寒食

柳家草閣  
容齋三筆  
目錄  
字編

進士訴黜落  
趙充國馬援

後漢書載班固文  
漢人希姓

絳灌之名

魏收作史  
題詠絕唱

### 第三卷 十九則

兔葵燕麥  
太守刺史贈吏民  
北狄俘虜之苦

李元亮詩啓  
東坡和陶詩  
元魏改功臣姓氏

陳季常  
高唐神女賦  
文用謚字  
其言明且清

侍從轉官  
姦鬼為禍  
曹子建七啓  
監司待巡檢

十二分野  
薦士稱字  
公孫五樓  
兄弟邪正

### 第四卷 十五則

谷

三豎子體

樞密稱呼

從官使者

九朝國史

銀牌使

省錢百陌

舊官銜

吏胥侮洗文書

第五卷

宣告錯誤

軍中抵名為官

禍福有命

真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外制之難

文臣換武使

孔子正名

舜事瞽叟

求興天書

潛火字誤

張詠傳

王褒嵇紹

緋紫假服

樞密名更易

過稱官品

郎官負數

仁宗立嗣

縛雞行

北虜誅宗王

東坡慕樂天

油汙衣詩

州郡書院

何韓同姓

第六卷 十五則

蕨養人

張籍陳無已詩

東坡詩用老字

擇福莫若重

李衛公朝川圖跋

白公夜聞歌者

琵琶亭詩

韓蘇文章譬喻

十四則

第七卷

執政辭轉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宗室補官

赦恩為害  
光武符堅

代宗崇尚釋氏  
周武帝宣帝

賢士隱居者

杜詩誤字

杜詩命意

用人文字之失

謝朓志節

減損入官人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觀察使

節度使稱太尉

冗濫除官  
五代濫刑  
趙丞相除拜

太一推筭  
唐昭宗恤錄儒士

### 第八卷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忠宣公謝表  
吾家四六

唐賢啓狀

### 第九卷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馮道王溥

鈞錡滄浪

老人該恩官封

赦放債負  
周玄豹相  
司封失典故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迹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孟字義訓  
葉晦叔詩

周世宗好殺  
向巨原詩

### 第十卷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納綉縮尺度

唐夜試進士  
朱梁輕賦

坎離陽陰  
河伯娶婦

前執政為尚書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鐘  
禁中文書

禰衡輕曹操  
老子之言

孔叢子  
桃源行

小星詩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 第十一卷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帝王諱名

記張元事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符讀書城南

五經字義相反

東坡引用史傳

何公橋詩

漢文帝不用兵

家諱中字

宮室土木

天文七政

致仕官上壽

鎮星為福

兩莫愁

# 第十二卷

眇秦秋娘三女

閔子不名

具圓復詩

淵明孤松

紫極觀鍾

作文字要點檢

顏魯公詞堂詩

曾督待子不慈

人當知足

饒州刺史

兼中書令

弘治歲在  
卷之十二  
會通

片言解禍  
免直學士院

忠言嘉謨  
大賢之後

### 第十三卷

鍾鼎銘識  
再書博古圖

儀尊象尊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僧官試卿

政和宮室  
大觀筭學

十八鼎  
宗室參選

四朝史志  
元豐庫

五俗字

### 第十四卷

三教論衡  
政和文忌

夫兄為公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親除諫官

綠竹王芻  
檢放災傷

檀弓注文  
夫人宗女請受

左傳有害理處  
蜀茶法

判府知府  
官會折閱  
衙參之禮

歌扇舞衣  
飛鄰望鄰

# 第十五卷 十八則

內職命詞  
題先聖廟詩

蔡京除吏  
季文子魏獻公

尊崇聖字  
周禮奇字

滕字訓  
大禹之書

隨巢胡非子  
縱吏

別國方言  
摠持寺唐勅牒

禁旅遷補  
杯水救車薪

六言詩難工  
詘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第十六卷 二十則

蹇氏父子

神臂弓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中舍

多赦長惡

奏讞疑獄

醫職冗濫

切脚語

唐世辟寮佐有詞

高子允謁刺

蔡君謨書碑

楊涉父子

佛胃卍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門焉閨焉

郡縣主壻官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終

擁蒙軍... 容齋三筆目錄... 字銅版印

容齋三筆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透經說

景透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

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

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

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

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

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

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

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

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

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

則又為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

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

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

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求不得用

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五亦非也其

秘治藏

容齋三筆

會編

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經  
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  
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  
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  
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  
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  
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  
而誅啓行孛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剗  
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可板  
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  
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  
遭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  
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  
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  
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  
學者盡信不疑始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  
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  
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



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  
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至  
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  
豈有七宿七十七宿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  
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  
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公之說所辯  
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  
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  
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  
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  
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  
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  
又安覩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  
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為繼  
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  
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漢  
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  
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人采綠如

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人采綠如  
會通館活



之序駢蔓無益膠木日月之序荀卿左氏賈誼  
 方中木瓜之序為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  
 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晁所論是否  
 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  
 亦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  
 業日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  
 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  
 佗無良師傅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  
 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  
 年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  
 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  
 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於母家則不  
 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以故蔡人殺佗而  
 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詆厲以申佗亦為不  
 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  
 之筆削公羊家也之舛雜而何休者又特負  
 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

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  
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  
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  
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  
之於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酈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  
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  
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比必更驚  
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  
十里送公其離散逃亡之必也光武感其言  
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  
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為人所標  
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  
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今乃  
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  
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  
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

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亡  
可蹻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然則是時  
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笑談間廓廓無事  
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  
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  
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  
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  
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為之一言此  
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為侯又以罪免惜  
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  
紂之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  
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  
制正朔追尊古公季為王是說之非自唐  
梁肅至于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論然  
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  
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  
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為狄所迫  
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  
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  
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  
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  
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  
章云象輿輶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  
師古曰象謂縣象也縣象祕事昭顯於庭也  
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說案樂章詞意正  
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  
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為西雍之麟此則不然  
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  
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前篇朝隴首  
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儀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  
 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荒  
 流上而忘反謂之連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  
 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  
 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  
 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  
 也春出原農事之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  
 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  
 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  
 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  
 實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身何相似豈非傳記  
 所載容有相犯乎管子既自為一書必不誤  
 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

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

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

而不王周人譽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

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

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

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也因爲水行也

然左傳郊子所叙黃帝炎帝五代所各官共

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

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

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

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爲王明矣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爲社前所紀謂

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

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爲誕罔洪氏

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  
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



而為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  
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為之

昔人謂顏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

雖有舛誤必委曲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

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垂戾為甚

桑穀共主於朝劉向以為商道既衰高宗乘

敝而起既獲顯榮息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

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

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

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

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

生為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

為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

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

宮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

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

為僖頰無所辯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為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此自是隱為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為

成公時其它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顏雖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

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所封顏引左傳郟雍曹滕文之

昭也為證亦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壘菑川之劇泰山之肥成皆以為肥子國而遼西之

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

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虜池河皆

注云虜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

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彊於五

會通館活



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豕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

卿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

印紫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各奏曰丞相

敞大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遼將軍明友

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遼將軍明友

臣以次上前後左右也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

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

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

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

各一日以看燈

本朝京師增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

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

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夜皆  
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案

國史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云  
安今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

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  
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

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  
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

且各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  
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負數  
宰相參政負數  
宰相參政負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  
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

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  
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  
倫為相盧多遜參政

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和二年文彦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巖一參惟至道二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温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官又在相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為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  
得已卒與為昏紹興中胡邦衡竄新州再徙  
吉陽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  
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  
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  
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

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  
荷枷絀西廡下酋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  
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  
罪果若此足所以洗一邦怨心然旣蒙垂問切  
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哉當先州知  
君臣上下之名分此固亡狀要之爲一  
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  
司次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  
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酋悟遽釋之令自書  
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  
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  
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曰詩示仲兄文安  
公且備言昔今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  
日與死迫迫古今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  
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  
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

弘治歲在... 卷二十一... 十一... 會通... 法

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丞釋之明皇開元三  
 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賤睦  
 州刺史姚崇為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為相  
 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  
 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  
 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  
 矣

韓歐文語

盤山谷序云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絜采  
 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  
 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  
 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穀野蔌雜  
 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氏化韓語也然釣於  
 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  
 與山穀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終

容齋三筆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

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

衡為平原文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

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

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

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

與為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

今之說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為而效之邪

既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因

以擅政事卒為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

哉

國家府庫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

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

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縮紬一千九十七萬



正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畧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嘗能為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救弊之術為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既殺子嬰屠咸陽使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願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為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未至於如此成功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  
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  
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  
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

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

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

孫病已立睦孟上書言當有從疋夫為天子

者勸帝索賢人而禮位孟坐祿言誅而其應

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

歷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

事賀良坐不道誅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

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

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

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

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

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

解詒藏鞋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會通館法



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

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

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

納為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

宗五代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

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

守正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

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

后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為丞相

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益

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盛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亡

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為太

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

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功臣主失禮竊

絳侯萊公

孟

大

夫

其

而

天

其

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  
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

澶淵之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  
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

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  
功邪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

淵之役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之功也上  
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

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比舉是盟於城  
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

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  
之功揭若日月而益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

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  
畏哉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  
無名殺臣下

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為之  
名者張湯為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

為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異  
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  
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  
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為人  
所譖罰為徒隸使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  
琰雖見刑而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矚遂  
賜琰死隋煬帝殺高熲之後議新令久不決  
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今決當久  
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麈者推之裴蘊奏道  
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  
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  
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寃哉此三臣之死  
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  
特以梁數及旒之多為別俗呼為平天冠  
蓋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  
鞠淳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嘗入戲場觀

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  
主如何遂為匠擣明日入對  
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  
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  
矣案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  
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綿上者西河  
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如此史記則曰子  
推從者書官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  
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  
山封之各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  
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  
之介山之上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  
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  
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

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

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  
 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  
 鴈門皆沔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為冬至  
 後百有五曰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  
 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  
 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  
 月寒食莫敢烟火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吊書  
 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  
 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冬中非今節令二  
 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  
 三月間也

進士訴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  
 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  
 判崔立看詳立以為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  
 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折不先奏  
 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  
 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仰本州院定

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劫胡  
則崔立之罪蓋是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  
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  
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  
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  
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為司徒使固作奏薦  
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  
比喻引稷契咎陶傳說伊呂周召管晏此為  
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  
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  
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  
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楊雄頌其圖  
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

弘治歲在... 卷... 五... 會通第... 法



內來歛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  
援太守追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  
自永平以後訖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  
少息故范曄著論以為二漢御戎之方為失  
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過  
馬文淵徒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  
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  
微者之為乎援徙當煎於三輔不見其事西  
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  
郡事已具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  
明與張奐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馬之失至  
今為梗充國文淵為漢各臣段取之如此故  
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  
漫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複姓如公上  
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  
陽城延息夫躬游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閔



維	役	宣	駒	佗	氏	假	食	頓	中	赫	階	沙	工	鹽	母	告	梁	
汜	調	沮	幾	羽	百	倉	子	義	翁	其	水	穆	師	氏	將	星	丘	
詩	角	儁	稱	繡	政	睢	公	縱	蒯	石	丘	胡	喜	歐	隆	賜	賀	
索	閑	甲	忠	君	免	孟	駟	徹	不	旅	岑	母	駁	侯	紅	闕	五	
繇	芳	整	速	賓	公	蕘	臂	不	直	卿	叔	班	馬	氏	陽	門	鹿	
延	丹	編	普	漕	髮	暉	泚	疑	不	秘	先	周	少	士	長	慶	充	
夷	堅	訢	臺	中	福	塗	宗	疑	疑	彭	雄	生	伯	孫	仲	忌	宗	
長	錫	宣	崇	叔	質	暉	衡	閑	閑	祖	單	豐	公	喜	烏	安	公	
公	防	尋	沐	丹	濁	射	胡	闕	闕	華	姓	友	乘	索	氏	國	戶	
廣	倥	穆	茂	帛	賢	姓	乘	使	使	朱	如	通	歛	盧	羸	少	滿	
鐔	偉	夜	區	敬	稽	后	宏	樂	樂	繒	繒	期	鮭	恢	周	季	意	
顯	重	龍	氏	遲	發	倉	簡	成	成	樂	賀	公	陽	屠	屠	馬	堂	
移	異	弓	勞	招	萬	姓	卿	枯	枯	冷	蟲	公	陽	屠	屠	適	谿	
良	力	林	丙	平	章	偉	快	育	育	豐	達	恭	公	屠	屠	建	惠	
緜	子	行	抗	汝	章	如	欽	制	制	實	靈	公	里	瓜	瓜	都	申	
玉	都	巡	徐	臣	曠	氏	所	氏	氏	都	常	族	游	田	田	尉	章	
																		昌

弘治歲在

卷之三十一

會通館活

蕃嚮渠穆臨孝存脂習竿融茨充處興與渠  
具爰諒輔騰是卿仲遼謁煥矯真晃華注丹  
禰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說  
云絳灌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  
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  
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為勃嬰  
案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  
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  
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  
合師古蓋屢辯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  
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  
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為滕灌賈誼所稱  
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  
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  
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  
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

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  
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  
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敖廢為侯敖子  
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  
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  
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  
可見

題詠絕唱

錢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  
其先人已有所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  
初先壠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  
曰芳美鑿地涌泉或以為與惠山泉同味名  
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  
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絕  
獨擅場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  
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  
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  
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

弘治歲在  
卷之三  
會通館活

水去恐汗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  
派同一指胡為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  
出諸公皆自以為弗及也吳傳朋游絲書賦  
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  
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冲古風一篇蓋  
為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  
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  
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臞神蹤政  
喜榮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  
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  
可挂千鈞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  
然堂謝公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  
思長安夜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  
四十秋筆意與人俱老大政成着脚明河津  
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  
足勞心神此章尤為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譏  
諷正中傳朋之癖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  
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

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  
 而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為輕  
 而已因閱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  
 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  
 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  
 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  
 正玄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  
 退正玄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  
 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  
 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今就正玄及  
 時竝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  
 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舉秀  
 才時蘇威監選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  
 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應時竝就又  
 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傳云隋  
 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

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

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

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案之當使入

地故衆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

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

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

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

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子恢恢

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建子建子建子收無

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

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終



容齋三筆卷第三

十九則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

載邵一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

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

由來久矣爾雅曰藜藿兔葵籩雀麥郭璞注曰

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

志曰菟葵燻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

上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

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白莖

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

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

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

弘治歲在

容齋三筆卷第三

會通館活



供一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春為米

得此一斗八升用為餓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

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

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

得煖氣不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

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

類至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

客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

公在英州為攝守蔡寯言之蔡書於甲戌日

也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漠記聞所遺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

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

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樞以顯其魂顏

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海

太守此二過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

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太學蔡

疑為學錄元亮惡其人以其不以所事前廊之禮

事之蔡擢第魁過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

年冬復詣學道和州蔡解褐即超用才觀二

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

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

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

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

來顯為門下之故方脩贄見之禮須明旦扣

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

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

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

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

嗟激留宴連夕餉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

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  
人閑知畫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  
臘寒才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

為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

複皆改之於是拔孫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

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

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

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

為尉氏其用夏變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

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為徒

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亮為侯莫陳氏

揚忠為晉六茹氏王雄為可頻氏李虎閻慶

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紇干氏耿

豪為和稽氏王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

侯植為侯伏侯氏竇熾為紇豆陵氏李穆為

擒拔氏陸通為步六孤氏楊纂為莫胡盧氏

寇雋為若口引氏段永為爾綿氏韓褒為侯  
呂陵氏裴文舉為賀蘭氏王執為烏九氏陳  
忻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一何其不循  
乃祖舜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顓國此事皆出  
其手遂復國姓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為單  
者皆復其舊秦方以時俗文敝命蘇綽倣周  
書作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  
如是始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  
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  
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  
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  
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  
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一士詩  
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  
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  
榮榮惚惚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

弘治歲在  
卷之  
三  
會通

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  
 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  
 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  
 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  
 剥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  
 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  
 遂與比轍者哉

孔幾鄭穆

唐孔幾在穆宗時為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  
 子以幾為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  
 曰幾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  
 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  
 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  
 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幾薨  
 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閣待制兼國子  
 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言穆  
 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七十而致  
 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

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  
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

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

然其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

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

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

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

其妾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

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

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

所念以致疾邪又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

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

調護起居飲食而巳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

大護起居飲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章著

于外是以文用謚字之云



先王之為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

死無名諡為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

稱故謂之諡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

曰幸得諡為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

名諡者號也言得諡為簫而常施之以器物

宋玉高唐神女賦其為寓言託興甚明予

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

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

唐之上有雲氣問王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

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

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

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

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



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  
靜其情慙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  
兮若將來而復旋余憐而請御兮願盡心  
之惓惓懷正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頽  
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于歡情未接將  
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  
稱遽閤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  
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  
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  
則非是頽音正零反斂容怒色也椰子厚實  
龍說有奇女頽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生誰能秉國成  
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  
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  
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  
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  
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案文選張華答何劭詩

公羊傳卷五 卷之三 華二卷 五 會通節話

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据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

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歷三侍郎左右丞然後轉六

尚書各為一官尚書轉僕射非曾任宰相者

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由

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又於卿列者則

自光祿卿轉祕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

部侍郎蓋以不帶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

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為太中大夫給舍為通

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右丞為光祿兵戶刑

禮工書同為銀青吏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

損其五元祐中以為大簡增正議光祿銀青

為左右然亦財九資大觀二年置通奉必易

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易左光祿  
以右銀青為光祿而右光祿宣奉去其左字今  
皆仍之比做舊制今吏宣奉乃工禮侍郎正  
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  
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  
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  
唯梁揚祖葛勝仲致仕磨勘又該覃霈顏師  
探曠典故子以宣授當磨勘又該覃霈顏師  
魯在天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言其制由  
比程叔達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  
名墜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  
本學士尤非也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  
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復為理年勞凡  
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  
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  
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

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  
 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  
 前墮此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  
 以為絕妙子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  
 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  
 七啓又云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  
 人之覺經所書心是惡源形為罪藪皆修已正  
 心之要語也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曰疾不可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  
 馳召名醫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  
 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柰何  
 明夜復夢曰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免之  
 及智藏至診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  
 姦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

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  
以手中物擊一下遂覺覺後心痛不可忍叔  
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此事亦與上二  
者相似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  
裳危立使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  
未嘗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倨橫之人責橋道  
不整驅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  
文定公所著摺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西  
轉運使往虔州巡檢殿直康懷琪乘舟於三  
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  
縣驛正廳東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處  
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  
夜聞康暴得疾余急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  
歸虔須臾數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  
則是使者與巡檢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  
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十二國分野十二分野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然  
 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  
 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媿訾於辰在亥衛之  
 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  
 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它邑  
 皆在東郡屬兖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  
 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  
 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為實沈  
 於辰在中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  
 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  
 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  
 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  
 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  
 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  
 樓燕業為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



岷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持久自歸過  
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守險清野超聞  
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吳兵輕果利在  
有晉師引羣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  
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岷使不得入各命守  
宰依險自固焚蕩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  
資彼僑軍無食可以坐制若縱使入岷不出城  
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裕過大岷燕兵不出  
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樓之計正裕之  
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於此不然蓋天之  
意也五樓亦可以謂大智士足與李左車比肩後  
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所謂五樓後  
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  
著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  
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為蕭  
揚州作薦士表云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



一字僧孺是也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第安國力非

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

而第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

如善類而第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

容齋三筆卷第三 終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為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  
定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與師以與楚戰  
舉鄢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  
是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  
信反漢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  
帝默然唯陳平以為兵不召諸將問計又曰  
不能及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  
發兵擊之阮豎子耳夫白起信布之為人材  
能不可揜以此三人為豎子起信布之為人材  
壯士也毛遂之言抵激怒楚王使之知合  
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為懦夫至如高帝  
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  
棲然處長安為列侯蓋一疋夫也而嘗喜其  
過己趨拜送迎言稱臣况於據英布固嘗言  
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

私藏  
容齋三筆四卷  
一會編錄

諸將之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  
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始與張儀詆蘇秦  
為反覆之人相以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  
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柏直  
為豎子則誠然拍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  
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  
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  
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為籍譏漢祖雖李太  
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  
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  
宰相等自此接于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  
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  
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  
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  
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  
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

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  
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  
公也時為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  
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為檢詳時葉  
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  
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  
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  
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  
司公狀不繫街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還用大  
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  
雜著於今式其明載  
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  
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  
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  
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  
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

秘結藏華  
山谷齊三卷四卷  
二一會編諸話

從官禮數黃渙為通判入都廳為之不平鄭  
穎州全街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用  
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會供職除直寶文閣亦  
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大中  
先後行香王十畏人議已於史徒權吏部  
劉不校趙燁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  
知饒州趙燁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  
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  
中守穎以於式不可通云請聯街具報時以  
運判移牒屬郡知通再任始去之劉焯為江  
不職申諸司執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  
帶職申前執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  
除申省以外其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  
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  
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  
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  
上判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  
上判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

汝諧除權侍郎為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  
祕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以不繫銜為鄧駟  
牒問唐瑒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  
暫兼權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  
引此數君皆失於撰問鄂州非故為尊大也  
陳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朱衣蓋  
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為得體邁頃守贛建  
官職與居仁等而誤用兩朱珠以自悔又如  
監司帶見前執政雖本路並客位下馬伯氏  
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提舉宋藻穿門氏  
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紹興府門將  
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還至

本朝國史凡三書國史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真宗曰三朝

弘治歲在

容齋三筆四卷  
三  
會通館活



英宗曰兩朝

神宗

徽宗  
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

兩朝專以成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

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

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

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

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

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

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  
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  
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  
書擅行刪改  
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既奉詔開院亦  
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  
求思攢宮之役才歸即去國尤衰以  
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  
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  
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  
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  
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  
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  
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  
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廐者

皆給銀牌

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

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

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

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

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

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年詔通用足陌

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

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

亂五為始今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

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

皇朝因漢制其輪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

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

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

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各省

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

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  
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  
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  
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必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  
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  
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  
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  
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  
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  
校官持節憲銜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  
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  
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  
字尤為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史措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  
朱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

五 會通錄

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為證則追逮  
 橫費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予  
 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  
 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  
 告院據以為式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  
 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  
 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  
 有矣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悚然旋遣部主  
 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  
 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  
 微覺踈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  
 書鋪亦不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為可憐而軍  
 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檢密院諸房日有涇  
 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密宣內添注副字  
 為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  
 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

使訴者為姦當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  
自降為副其為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  
為然乃為改正武翼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  
其文書其始為大李青吏為罔冒青無而詞  
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閱其告命十餘通其一  
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  
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給公據付之  
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是以知枉  
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為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  
盡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  
者亦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它人至或  
從白身便為郎大夫者揚和王為殿帥罷一  
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  
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  
各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為武顯大夫  
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



詎而不能為之詞子檢詳兵房為言曰一時  
 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  
 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  
 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剋除不應得九官  
 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為順兩樞密  
 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秦氏顯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  
 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

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俚者恃告訐以進趙竄超  
 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責汀州吳仲寶以

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訪  
 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

何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  
 不能認南方中夏所見列宿乎曰此却在粗識

一能大圭曰君今夕試仰觀熒惑何連旬多  
 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旬多

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餘東矣大圭曰使此

星入南斗自吾曹元不洞曉天文昨日晚葉子  
日來相訪曰及於比蹙頰云是名魏星無人能  
廉見顧言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  
識非焚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  
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安曰乾象欲示變何所  
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蓋  
秦正封魏國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  
敢酬應它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  
為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  
為之柰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已又六  
便是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  
年秦亡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  
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  
歲當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  
之至澶州大各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  
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為相不知何

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  
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  
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它相中書  
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為三

司使

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

侍讀學士畢士安居為參政纔二月並命士安

準為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

在

太宗朝已兩為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超用

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

也

外制之難 頭自唐至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  
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  
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

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宸初無思慮  
揮翰如飛顏蕘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  
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  
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擾者如陸餘慶  
至晚不能裁一言和蒙閉戶精思徧討群籍  
與夫斲窻舍人紫微失却張君房之類蓋以  
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  
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  
也項時為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  
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  
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  
纔還家即掩關謝客畏其促詞命也先公  
使虜歸除微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  
於漏舍囑之至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  
猶未受告其不覺其難殊與昔異  
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殊與昔異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

私法藏卷五 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

宛蒙單開 容齋三筆卷第四 字銅版印

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  
換鄧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  
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  
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  
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浴龐籍皆以樞密  
龍圖直學士換為廉車自  
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倓  
以敷文學士便為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琚以  
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鉞  
師揆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尋  
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終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  
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  
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  
宮之問以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  
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  
堯為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  
妻是為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  
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叟頑母嚚象  
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  
時頑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復位之後命禹征  
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于父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慄  
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之意乎  
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



及益贊禹之辭故詳叙之以示子姪輩若不察  
 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設疑似  
 耳至於挑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  
 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  
 也顧再三為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  
 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  
 數之以為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為君之  
 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  
 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  
 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  
 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  
 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  
 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  
 言而信衛輒待以為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  
 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  
 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

名義豈不大哉為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  
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真頑悖亂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  
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  
義為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為潛左傳襄二  
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燔昭二十三年子  
瑕卒楚師燔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  
為燔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  
皆讀如穢音則知當曰燔火

求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  
寇萊公在求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為此舉以  
得召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  
實為可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周懷政與妖  
人朱能輩偽造靈命冀圖恩寵且日進藥餌  
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

弘治歲華  
卷之三  
華五卷  
二  
會通錄

得罪因共誣諸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  
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  
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則有之謂其陳規諫當  
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攘臂其間矣  
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弭  
後人公議哉

王裒嵇紹

舜之罪也極鮐其舉也興禹鮐之罪足以死  
舜徇天下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裒嵇紹其父死  
治水之天下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裒嵇紹其父死  
於非命衰之言父儀猶以為司馬昭安東司馬  
之故因語言受害裒為之終身不西向而坐  
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  
魏陰忌之以故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  
至為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裒遠矣  
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忠定公誄張誄傳為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為

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  
就加兵部郎中入為戶部使馬知節自益徙  
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  
有勞為政明肅遠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  
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  
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  
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  
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  
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  
刻帖有公歿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  
忠定公歿於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不以  
剛毅正直有勞於世遺愛在民欽服已甚  
予嘗守蜀觀忠定之象遺愛在民欽服已甚  
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  
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  
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  
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  
幽光為有負矣

幽光為有負矣  
三卷五卷  
三卷五卷  
三卷五卷

唐宣宗重借服章牛叢自司勳負外郎為睦  
 州刺史史所借也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  
 刺史於君前服之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  
 色得制到闕則不許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  
 國朝之制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  
 舍人侍立門吏踵其後聶嘯後兩日憲辭歸  
 既退乃一閣門見其踵其後聶嘯後兩日憲辭歸  
 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閣會覲曰聞臨  
 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  
 緋何也覲曰監司惟置司在輦下則許服不  
 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  
 告已申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  
 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今既不頒於  
 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  
 東提舉常平告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  
 與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  
 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

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  
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  
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它州府借紫而  
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  
後知軍則其服亦借不以本路它路也近吳  
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  
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為使則其貳為副使其  
長為知院則其貳為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  
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為使則敏中改副使王  
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  
及繼英為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  
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  
王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呂公弼已  
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  
為使而陳升之過闕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  
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

公... 卷... 日... 會通...



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  
 張俊為使岳飛為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  
 貳只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  
 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  
 為未然而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  
 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  
 內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  
 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  
 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職  
 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  
 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  
 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今不復有  
 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

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  
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  
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  
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  
國嗣未立天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案至  
首發其議光時為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  
和三年九月改為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  
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  
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  
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  
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  
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  
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  
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  
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為可惜也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

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尚書郎才  
 有正負四其人其它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  
 記紹興二十九人既限以會歷監司郡守故任  
 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會歷監司郡守故任  
 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  
 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  
 者益少政和末郎負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  
 御史張樸上殿  
 徽宗論使論趨操早汚有如汪師心者性資  
 云才品甚下趨操早汚有如汪師心者性資  
 茸闕柔佞取容有黃願汪希旦者淺浮躁  
 妄為胥輩所輕有李莊者輕佻喧囂漫不  
 省職有如李揚者麤冗不才福忿輕發有  
 成提者如李碌碌初無可取有張高者志  
 氣衰落難與任事有如常壞者大言無當誕  
 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太輕士論不厭  
 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章芹李與權王良  
 欽強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考一標榜未

必盡不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負數  
多寡不侔如秦檜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  
一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孫敏脩  
張云兵工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

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

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我云東坡春向

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

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

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

桃李種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

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

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

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

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

素與蠻人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

私治歲年  
谷  
三  
五  
卷  
六  
會通

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

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

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

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

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

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

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

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

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

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

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它人所能及

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

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

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

風翻波浪異西笑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

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

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

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

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  
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  
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  
德遠以為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  
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汚衣犬

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  
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其洗

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是時甚愛其語  
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  
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

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蠶蠹之  
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謂為先帝之元子

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充國王宗雋虞  
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

私治歲在 谷齋三筆五卷 七 會編



之妄作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凶  
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  
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  
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  
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為反計自以元妃之長  
子異於它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  
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  
括蒲刺親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  
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羣言用  
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王與男案春阿辛并  
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為輟朝  
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  
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山中正其誅  
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為之  
終夕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  
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

煜有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  
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於  
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  
是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  
立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  
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  
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今本府  
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府助教  
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潭州又有  
嶽麓書院及慶曆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  
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為一今嶽麓  
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  
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兩學  
矣太學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為不然  
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嘗疑  
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

私心疑至 谷齊三卷五卷 會通編話

姓注云以何姓為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  
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王建  
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為何  
隨聲變為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  
國者各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予  
後讀孫恂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  
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乃知名世用  
此

# 容齋三筆卷第五

終

事曰為... 命文台... 賦... 由

容齋三筆卷第六 十五則

蔽其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為

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蘇子

卿掘野鼠所去中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王莽教民莫木為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

掘鳧苾鄧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

取酸棗藜藿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兗州百

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為糧魏道武

亦以供軍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嶮

岨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

平鄱陽境皆綿巨百餘里山出葦其乾道辛

卯紹熙癸丑歲旦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

以昧旦荷鉏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

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糗

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

弘治歲在

容齋三筆卷第六

會通錄

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歲抽拳則根無力於  
 是始止蓋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為人世  
 之利至矣古人不  
 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  
 邦不產此乎

士子脩己賢士隱居者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  
 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比得  
 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  
 溪蔣季莊當宣和間鄱王氏之學不事科舉  
 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抑崇居明州城中  
 率一歲四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  
 迎相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  
 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  
 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倦倦於  
 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而  
 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  
 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  
 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

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弟不甚學問使  
穎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  
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  
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  
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  
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斲人  
之知至於踐履間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  
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它  
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  
曰其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一  
簿耶其四曰周章信州求豐人操行介潔  
爲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  
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  
少致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  
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  
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襲  
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



之無傷也日章笑荅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  
 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  
 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君  
 子真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  
 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  
 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  
 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  
 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  
 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穎州教  
 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  
 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  
 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  
 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  
 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  
 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然前此無已官於  
 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越境見之於

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  
能幾見昔為馬首街今為禁門鍵一兩五月  
涼中宵大江蒲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  
尊敬之盡矣薄命擬况蓋不忍師死而遂倍  
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為李林甫所擠去  
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  
在相曰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  
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  
賢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  
用哉秦州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  
風謂秋天遼東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  
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  
其致思淺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清  
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  
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賦詩

東坡詩用老字

用老字足成句如壽

州龍潭云

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

對親春老

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

黃山人云

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納裙云

乞與佯狂

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

侍立邈英

云定似香山老居士居奇逸多聞老敬

知是香山

老居士蒜山亭云遂良次韻韶守

通汶公東

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

云華髮蕭

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

同叔贈辯

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

老從事贈

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

比丘謝惠

酒云青州老從事射魚云誰似

老方朔贈

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

端叔云此

是老牛戲是皆以爲助語非真謂

其老也大

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

於第三字

用之若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

故餘老龐

老渾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

老韶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裝幾時歸之  
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  
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解姑紀一二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  
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  
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  
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  
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頗與前語不相聯  
貫讀者或以為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  
不應蒙人主顧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  
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  
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甃  
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  
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然首句便說廢井則  
井內汲者得銅甃而作然首句便說廢井則  
下文翻覆鋪叙為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  
畢一文生模鋪叙為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

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

游終一閔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

木黃一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

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

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

列于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且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

有迨于禍至擇而處之理哉韋昭注云有

兩福擇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

而與禍會勢不容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

一焉莊子養生主篇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

近刑夫孳孳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

意為惡而特以不麗於刑為得計哉是又有

說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

為愆義非若小人以身試禍自速百殃之比

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為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詒論議詔興七年趙忠簡公

重脩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

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

之憂勤不顯專指

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為

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為福州

教授為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  
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  
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取用  
之讀者以為駢儷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  
利害今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

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



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贊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為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閒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大和二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鏡記前後五行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并贊皇山南西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合同

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  
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

三日雖今所傳云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  
所志殊為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

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為淮南節度耳

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  
如浙西西川山西鄭滑皆衛公所歷也且書

其父手澤不言第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  
字皆非是蓋好事者妄為之白樂天詩所說

青涼寺即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  
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避唐諱改有弘憲者

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尋陽江上為商人婦所  
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

故倡女不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長安  
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

故倡女不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長安

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霧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魚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一議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

謝朓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文宣高魏頴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或以不言之篡漢晉魏勸止九錫飲酖而死穆之居守言伏后事與勸止九錫飲酖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北伐而九錫之旨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為楊愔所譖頰以爲相

畜妾為獨孤后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為裴  
寂所譖皆不免於誅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  
朏參贊大業屏人與之語朏無言道成必欲  
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從容閒道石苞事諷  
之朏訖不順指及受宋禪方為侍中不肯解  
璽綬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成之子願欲殺  
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正  
當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海陵王之世復為  
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朏  
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其弟淪為吏部  
尚書朏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  
心蓋惡鸞而未如之何也朏之志節行義稟  
稟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為議斯亦可恕也已  
續筆於士勾韓厥下略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

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為人所  
傳享熙已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

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溘浦作琵琶行其故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為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傳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道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為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為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祐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風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

只欠江州司馬詩真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奏  
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  
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  
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  
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  
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  
年大減任子真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  
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  
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  
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  
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  
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  
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  
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

弘治歲在... 卷六... 一會通... 話



而  
消  
之  
以  
之  
舟  
爭  
斷  
也  
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  
若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  
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斗落生跳波輕  
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鴈起亂石一線  
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  
拾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濬上疏論事昭圖坐  
貶今孜遣人沉之於墓頤津賜濬死資治通  
鑑記其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  
起居郎濬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  
之方時艱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  
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六 終

容齋三筆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

相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

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

給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

白獨狼狽辭數四上敷論終不能奪王曾聞之

亦乞寢恩命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為諫

議大夫班在上已為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

欲品秩有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

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

三年四月宰相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

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書

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

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

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

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

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為朝廷豈以執政六人  
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既無授受之  
名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  
詞伏望從其所請

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燾  
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陳康伯自右相拜  
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  
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為使學士

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為言  
高宗不許紹熙五年七月  
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為右相參政  
陳駿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

丞相留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遷且非覃  
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報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  
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  
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

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  
 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  
 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  
 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宗三等以上親  
 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寺皇五等以上親  
 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  
 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  
 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  
 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  
 不納到狀及違寺司條流不取宗室充係落  
 下外係三百八十八人合放出身勅准赦書處  
 分予案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  
 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等以上親委  
 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者  
 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  
 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陪  
 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又寧一時邪  
 諛之臣唱為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  
 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  
 太清之行以次不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  
 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姦焰雖冠萊公亦為之  
 而孫宣公奭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真錄出  
 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  
 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  
 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  
 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  
 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  
 固其為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  
 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  
 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議者引  
 開元故事以為盛烈臣切不取今之姦臣以  
 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為繼承先志且  
 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  
丹感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  
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  
纔畢東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伎  
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  
爭言符瑞曰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  
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  
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  
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  
亳州曰多效唐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今德  
國家近日常多效唐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今德  
之君觀其禍敗足為深戒而陛下明皇奔至馬嵬  
近臣知而不諫得非姦佞乎朕識理不明寄任  
楊國忠既誅乃諭軍士曰朕識理不明寄任  
失所近亦不覺寤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寤  
斥遠邪佞不襲危亂之迹杜稷之福也四章  
論朱能天書曰姦儉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  
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百僚



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  
 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  
 利妄言不讎漢武誅之術姦發誅於鄭州唐  
 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  
 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不  
 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  
 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  
 祿山兆亂輔國劫遷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  
 朱能所為是已願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  
 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爽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  
 能過也

赦恩為害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  
 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  
 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  
 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又曰十惡五逆屠牛  
 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賊

不在此亦可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  
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氏元載王縉杜鴻漸

為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  
有無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

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  
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

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  
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

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  
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

家有嚴郢人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書乃不空  
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

皆為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表之及  
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

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同時  
又有僧大濟為帝常脩功德至殿中監贈其

父惠恭兖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有勅葬碑  
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宿將賞功賦職不  
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繆濫甚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請封禪泰山詔曰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  
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財二年  
間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雜識文言九  
世當封禪者遂為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  
矣符堅禁圖識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  
之學識者遂絕及季年為慕容氏所困於長  
安自讀識書云帝出五將父長得乃出奔五  
將山甫至而為姚萇所執始禁人為識學終  
乃以此喪身亡國父長得之兆豈非言父當  
為姚萇所得乎又姚與遙同亦父也光武與  
堅非可同日語持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  
而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  
婦三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  
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酣縱自比於  
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  
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  
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觀察其有戎旅  
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  
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一餘道大者  
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今訪察善惡舉其大  
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  
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  
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  
以為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  
官吏一篇以為忍苦哀斂陽城守道州賦稅  
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

卷之五十五 唐書 卷之五十五 唐書

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鄧州  
 序云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  
 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  
 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臯為浙  
 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今孫澣至死一時所  
 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  
 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  
 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  
 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  
 尾續比史周世負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  
 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顯著見者中  
 葉以後尤為泛濫張巡在雍丘才領一縣千  
 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  
 告身博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  
 城之童奴曰黃荈力戰即封勃海郡王至於  
 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

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  
譏李茂正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為司  
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揚金詩云半  
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為  
田舍客它年為爾覓金魚是時人奴腰金曳  
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  
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  
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  
鎮盛疆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  
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舊貫崇寧中  
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  
改三公為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為武階  
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間葉夢  
得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  
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為儒者之榮  
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



羞為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

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救天成人三年京

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

竿習戰鬪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

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

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減常膳十

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

眷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交各

刑並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

太一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

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

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

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

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

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消災為祥竊詳

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

東太一宮于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

故修西太一宮于八角鎮聖稽詳故事崇建

宮宇詔度地于集禧觀之東於是為中太一

宮時王安石檀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為宗社

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

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

壽皇聖帝厭代人情業皆有憂葵恤緯

泰安以父疾退處人考步推曠庸詎知非入

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步推曠庸詎知非入  
元復元之際乎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特進右丞相議者或  
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

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治職越六日詔改除樞  
 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  
 樞密使改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  
 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  
 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  
 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  
 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熺為中大夫知樞密  
 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  
 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為特  
 進熺處之疑捨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若自  
 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  
 為昭文相竦為集賢相御史言竦向在陝西  
 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貼麻  
 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  
 制乃是經日已父因固辭以然又按  
 國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  
 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入河南府崇勳以節  
 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

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勲係使相臣官只僕  
射當在下即再鎖院以士遜為使相是時學  
士盛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  
應參知政事召還為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顥以  
前相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  
左相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  
相宣麻已閱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  
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左補闕章莊奏詞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左補闕章莊奏詞  
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  
玉陸龜蒙趙光遠溫筠劉德仁陸逵傅錫  
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  
奇才麗句清詞編在詞人之口銜寬抱恨竟  
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  
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各錄升  
三署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

私心錄卷之... 唐昭宗恤錄儒士... 會通錄

梅家戰開  
一  
字銀版印

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  
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  
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  
奏棟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  
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  
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  
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案  
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  
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  
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  
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授官  
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  
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

容齋三筆卷第七 終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時忠宣公奉使未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

沈

往

燕

山

建

道場

反命帶留冷山遣使臣沈

千

歲

厭

世

莫

遂

乘雲

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

千

歲

厭

世

莫

遂

乘雲

之僊四海過音同深喪考之

戚

况

故

宮

為

禾

禾

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

衣

冠

招

魂

漫

歌

歌

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

江

南

之

哀

遺

民

民

失望而痛心孤臣父繫而歐

血

伏

願

盛

德

之

之

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

繼

三

后

而

不

朽

朽

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

其

後

梓

宮

南

還

還

公已徙燕大勸虜俗最重忠

義

不

以

為

罪

也

也

北博膺大勸虜俗最重忠義

不

以

為

罪

也

也

也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

此

方

以

淮

甸

賊

賊

蠱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

諭

使

俾

李

成

以

以

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方

與

耿

堅

圍

楚

楚

楚



州峇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  
 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斂  
 兵公行未至四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  
 壽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  
 成以餽餉稽緩有引眾納命建康之語今靳  
 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  
 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  
 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  
 遣持奏吏湏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  
 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為罪特  
 貶兩秩而許出除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  
 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叙其  
 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又婁  
 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  
 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  
 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  
 宜冀加勤恤雖重書賜之報樂聞充國之建  
 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宦簿餘

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  
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  
本無於它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  
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  
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各曰使指稽留宜速  
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杖拭之科仰服矜憐  
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  
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  
引車何事於遂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  
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  
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  
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  
下以仁陽為德而陰為刑未嘗私意賞有功  
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湔宿負前  
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所以朝散郎被命  
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勘  
五官刑部皆不引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下法然流涕至  
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  
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乾  
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  
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  
關睢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  
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南行貴妃制曰  
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  
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  
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  
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  
餓虎暫為掉尾之求講上饑鷹終有背人之  
突厥露布其叙頡頏利求降且復謀竄曰奔中  
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  
諷味不厭乃為得體姑撫前輩及近時綴緝  
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印  
今詔冊下而搢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  
四六駢麗於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  
今六駢麗於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

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  
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  
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  
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  
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  
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轉官詞曰  
時并蔡京為三相也執政寧以邊有功指敢弗于  
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於此率寧人指敢弗于  
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  
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遺小國之臣  
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  
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  
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  
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  
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咸豫能  
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有喜色咸豫能  
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州既壓境見任  
者拒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

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  
 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楚之師  
 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康冊  
 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戲  
 康王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試  
 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  
 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  
 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詩  
 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  
 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  
 張邦昌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  
 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  
 曰眚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表宏九錫之文  
 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鄉郡  
 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  
 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  
 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

幾以口語出守  
而莫近海濱  
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揚氏者四世  
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  
賜子彪四世為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  
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其用事精確  
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詡賀啓曰早登黃閣  
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  
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  
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  
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  
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  
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  
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  
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概功業之惟艱天子  
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

秘藏錄 卷之三 八 會編錄



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  
之仁歸絜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  
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  
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  
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  
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  
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  
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  
之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  
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  
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  
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  
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  
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  
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  
正用詩鳧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  
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  
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

嘗輒增一字

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

象曰之動偶蒙難於明夷大有卦柔得尊

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

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

藝祖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

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為壯後語曰天

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僕緼紛之况雷雨作

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

鑽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

葉子昂參知政事為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

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

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

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

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

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

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彼蓋不  
 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  
 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  
 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  
 嗣漢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  
 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  
 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  
 刑蔚為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  
 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  
 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  
 為天子父尊之至末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  
 何以加莫越  
 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曉曰消  
 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  
 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為  
 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  
 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為田樊  
 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

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卻之謠用老杜石犀  
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  
進壞鴻卻陂童謡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  
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  
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  
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脩  
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  
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  
哲廟正為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  
辭免曰末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  
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為宰臣  
以

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  
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  
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  
時

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  
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

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鬪  
 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  
 故云檄書曰為劉氏左袒鮑聞思漢之忠  
 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  
 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  
 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  
 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脩  
 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渡江之後光啓中興  
 迷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  
 天是受末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  
 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  
 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  
 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  
 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  
 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彊  
 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  
 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  
 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

弘治歲在開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會通

懼曰碑仕漢程侯傳七葉之相孟明一膏終酬  
 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膏終酬  
 拜賜之師追封皇弟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  
 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  
 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  
 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  
 豈待今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  
 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  
 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  
 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  
 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蜀道父嚴  
 分閩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帥  
 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  
 水為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  
 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  
 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  
 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游具嚴渙命  
 驅厲鬼兮山之左綵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



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  
 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  
 生子乘雲氣以為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  
 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  
 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  
 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  
 殊魏絳仕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  
 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  
 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  
 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疇  
 於人者侔於天大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  
 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  
 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  
 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  
 曰闌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  
 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  
 珍臺間館獨冠臯伊之倫魁廣廈細旒尚論  
 唐虞之盛際又荅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

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為王而留行王  
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

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求昭求厚之

詔謀批以早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

旱各證已深雖三日以往為霖憂端未貫餘

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

也發京狀薦之為作謝啓曰襟袂相連夙愧

未親之孤陋雲泥縣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

用杜詩其下句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

丈云孤陋忝未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

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章書記

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為外人道也但傳示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汎汎絨題其間  
標為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  
呂衡州温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

秘結歲在 卷一 八 卷一 八

其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  
及陰天間斷鴈夜浦送歸人醲麗閑遠之外  
文句窈窕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  
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  
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  
吟調不足案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  
而獨孤奠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為佳句  
乃知唐人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  
稱也

容齋三筆卷第八

終